

坚守内心的热爱

前不久,“90后”作家刘楚昕因获奖感言一夜走红,他的追梦故事感动全网;追逐文学梦想20年,屡遭退稿,屡败屡战……很多读者甚至未读过刘楚昕的作品,却因为他对文学的这份赤忱,而深深记住了他的名字。

在这个追求速成与流量的时代,坚守内心的热爱似乎成了一种奢侈。然而,《为诗年代》中那群在诗歌黄金时代挥洒青春的大学生,以及《南科如梦》里醉心非遗传承的彭南科,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唯有坚守热爱,才能在浮躁的世界里找到真正的价值。

热爱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漫长岁月里的执着。《为诗年代》中的大学生们为诗歌痴狂,油印诗刊、组织诗赛,哪怕经济

拮据也要凑钱办杂志。他们并非不知现实的艰难,而是诗歌已成为精神的必需。同样,彭南科放弃稳定的财富之路,转身投入非遗保护,历经艰辛只为让古老技艺重现光彩。他们的选择,无关功利,只因热爱。

真正的热爱,往往需要对抗时代的洪流。诗歌的衰落、非遗的式微,都曾让坚守者孤独前行。但正是这些人的坚持,才让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今天的我们,或许不必成为诗人或匠人,但至少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各自的领域保持纯粹的热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时代的浮躁裹挟,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

(周璐)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洪菊华 责校:张纯

为诗年代

□鄢元平

 鄢元平: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今古传奇传媒集团原董事长。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诗刊》《散文》《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当代》《小说林》《芙蓉》发表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诗集《女人与风景》《赤色诗屋》、散文集《船》。



 我一直认为,为诗的时代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中国到处轰炸着诗歌。

 热气腾腾的油锅里爆炒着各种名诗和金句,每个年轻人似乎都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一捧香喷喷的蚕豆一般的佳句递给别人尝几口。

 归来的老诗人,如艾青、公牛、曾卓,与横空出世的朦胧诗派代表人物北岛、顾城、舒婷、欧阳江河等,让诗歌的天空既有晚霞的璀璨,又有晨光的明媚。

 游弋在大学的池塘,水草丰美,鱼食充足。

 印象中,这种文学的金色年华,延续了二十余年,直到商业大潮席卷而来,将那些诗歌的池塘和文学的树林,全部冲毁。

 我1981年考入华师历史系,1983年,一个猛子扎进诗歌的深水坑,对诗歌的迷恋,让自己变得有些癫狂。先是在学校国庆征文斩获一等奖,后又在校刊《摇篮》和华师校报上发表诗歌散文。1984年,在湖北台与武汉台联合举办的“国庆朗诵诗征文”中获奖后,便似乎成了华师诗歌界的人物。

 那时候,华师有桂子山诗社、武大有浪淘石文学社、华工有夏雨诗社、湖北财经学院有开拓文学社。

 朦胧诗派对大学生的影响是现象级的,继朦胧诗派后,又出现了后朦胧诗派,又被称为大学生实验诗群,或第三代诗人。西部有莽汉诗群,新疆有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首的新边塞诗派,云南有以于坚为翘楚的口语化诗人,还有以翟永明为首的女子诗群。繁荣的诗坛,变得有些光怪陆离。

 湖北的诗歌,老的有曾卓、白桦、骆文、莎蕻、田野、管用和,中的有叶文福、刘益善、熊召政、董宏量、饶庆年,少的有王家新、高伐林等。

 湖北的诗歌创作虽也算得上气象万千,但少有抱团树旗。

 湖北的大学生诗赛便是在这种状态下突然爆发起来的,在校的诗人们需要一种横向勾连,需要把一片片零散的风景连成一片有生气的花地……

 当时,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的秘书长马竹来函邀请华工夏雨诗社和我们华师桂子山诗社的负责人聚议大学生诗歌走向,结果,在马竹的宿舍,来了夏雨诗社的社长鲍勋和桂子山诗社的负责人周勇和我。

 大家在一起谈得激情四射,最后的一致想法是将湖北的几所大学文学社、诗社联合起来,成立“湖北大学生文学联合会”。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想法没能实现,但也正是因为有这次聚议,湖北的几所大学的文学社负责人有了经常性往来。

 印象中,第一次非正规聚集是华工夏雨诗社鲍勋组织的菊花诗会,当时参加的有华工的鲍勋、熊红、杨增能,武大的有马竹、沈超,华师的有我、韩雨、周勇、李尔薇、周雁玲,中南民院的有杨彬。其实,那也就是一次聚集,没有什么朗诵诗之类的正规程序,大家在华工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游玩,照相,谈话,谈文学。因为小山坡上长满了菊花,所以,我们将那次聚集称之为“菊花诗会”。

 之后,华师院团委、学生会便在我与周勇的建议下,开始策划规模宏大的“一二·九诗赛”。华师每年都会在“一二·九”来临之际组织大型活动,我进华师后,参加过几次“一二·九篝火晚会”。

 据说,当时院高层对诗赛很重视,院报、院广播台都参与了此事的组织,我与周勇具体负责对湖北的作家、诗人的邀请,邀请他们当评委。同时,我们也参与了对其他院校参赛的文学社团的联络。

 现在想起来,估计再没有哪个大学生诗赛会邀请如此多的评委,湖北在汉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委来了四十余人,也是在那次诗会,我认识了曾卓、白桦、骆文、莎蕻、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熊召政、董宏量等湖北文坛老中青大家,也是在那次诗会,我与已从华师毕业、在《湖北青年》任职的,当时在诗坛已小有名气的舟恒划有了第一次接触,当然,后来,鲍勋、舟恒划、我、马竹四人后来相处相交四十年,兄弟般处到现在,被赵国泰老师和邓一光老兄称之为“南方四君”,那是后话了。

 估计,之后,也没有哪次大学生诗赛能超过我们那次有如此多的大学参赛了,共二十余所大学参加了那次“一二·九诗赛”。整个华师大礼堂挤得满满的,礼堂外也挤满了人。

 那次大赛留给我印象深刻且让我经常回味的有三件事。

 一是我与周勇去湖北省军区大院白桦的家中邀请他做大赛评委。那时白桦在中国诗坛算得上顶级大咖。第一次见如此有名的大诗人,我与周勇显得畏畏缩缩。没想到白桦诗人挺柔和,且善谈。白桦也是我所遇到过的最有诗人气质的诗人,他很真挚,不伪装。他在诗赛中,执意要求上台朗诵他的诗,组委会同意了,结果,堂堂评委,与学生一起参加诗赛,弄得有的评委悄悄问我,他的诗要不要也打分?

 二是大赛开始的那天,院里派车让我与周勇去湖北省文联大院接时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的诗人骆文。印象中,车到简陋的楼房外时,寒风中等了很久,骆文身边还有个年轻人,骆文指着他说,这是诗人熊召政。也是凡事藏缘,当时,我哪里知道,二

从小生活过的村庄上布尺。那是一个高得云端都要给它当托盘的村庄。山虽然还是那座山,路虽然还是那条路,石板虽然还是那块石板,可我却不再是当年那个爬起山路健步如飞的我,不是那个一只脚金鸡独立就可以跳跃上山顶下谷底的我。蜿蜒曲折的石板路,又陡又窄,我爬上几十步就气喘吁吁,全身无力了。南科见我变得如此“弱不禁风”,蹲下身来,要背着我爬山,我一个山里长大的大男人,哪里好意思让人背着走,便伸出手说,拉着我爬吧。于是,南科拉着我爬到了蹲在云端里的上布尺。之后,我就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

 虽然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但时常收到他寄来的腊肉,他没寄来时,家乡朋友寄来的腊肉,也是他家生产的腊肉。南科家的腊肉是湘西和湖南最有名的品牌腊肉,叫“王家五腊肉”。我曾好奇地问南科,你出生彭姓人家,世世代代姓彭,为什么生产的腊肉叫“王家五”,难道你父亲寄拜给过王家吗?他说,没有,不晓得为什么从小就听十里八乡的人叫他父亲王家五,只晓得他父亲直爽、好客、讲义气,所以,他做腊肉产业时,就取名王家五了,借他父亲在十里八乡的名气,土里土气的文明曾经来过、有过,并将继续。并且,他要通过自己的传播,让全世界和全人类都记住这些文明、记住这些文化、记住我们中国。于是,他把我被我们早已抛弃了的“文化颗粒”,从时光的褶皱里一粒粒地捞起来、捡起来、捧起来、串起来,打磨、补光、上色,组成非遗记忆的光点,绽放永不熄灭的星群。他用他对中华文化的爱,以他现代文明的智慧,连上了祖先非遗的根脉,接住了祖宗文明的精魂。

 这是一条艰辛的路。这古老文明的胎记,辨认容易,复制却难,那胎记里的基因和密码,不是说复制就复制,说脱胎换骨就脱胎换骨的。为此,他自费走遍全国大江南北,遍访民间工艺大师和手艺人。这些民间工艺大师和手艺人,很多都黄昏日暮,是生命的倒计时了,见一个陌生者能够倾心他们的工艺和工艺,都毫无保留,和盘托出。在与民间工艺大师和手艺人的交往里,交往越多,他越知道古老文明的不易,越敬佩祖先的智慧,越敬佩这些大师和手艺人的坚持。他说,仅拍一匹夏布的诞生过程,他就连续拍摄了三年才成功。他真正明白了心乱如麻、一团乱麻和麻烦等词的来意和深意。他为了拍小时候农村常见的蓑衣,跑遍了十里八乡,都找不到会织蓑衣的艺人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已经90来岁,根本无法做了,他只好自己拆了几件旧蓑衣,反复琢磨,反复返工,最终做出了濒临失传的蓑衣。他在贵州拜银匠为师制作银饰时,由于连续熬了多个通宵,走路都打起了瞌睡,结果,一脚踩空,摔在一个山脚下,手上腿上脸上,全划开了殷红的血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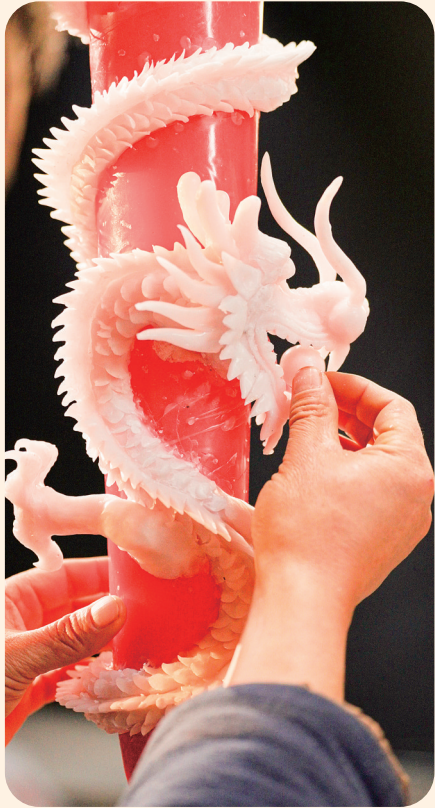
 在跟那些非遗传承人学习的过程中,他除了深深的敬意,还有刻骨的痛感。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他们的坚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大多清贫地生活,寂寞地坚守。所以,他有一个远大的梦想,就是打造非遗工坊,建设非遗集市,开发非遗产品,把那些非遗传承人、民间工艺师,都请到他的非遗工坊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把各种各样的非遗产品都挖掘出来,光大起来,让人们见到、用到、吃到、喝到、买到,提升非遗的实用价值,彰显非遗传承人的尊严。同时,他要创办非遗学校,让中华非遗薪火相传、代代相续。如今,他着手打造的百工、百匠、百艺、百坊的“四百工程”,已经破土动工,而且要在100工坊里入住100个主理人。其中,大漆工坊和柴窑工坊已经完工,有几位主理人已经入住。让沉睡的苏醒,让苏醒的永恒,也许就是一个非遗传承人的如诗远方和梦境。我们期待着南科的非遗梦,一个个美不胜收,一个个美梦成真。

南科如梦

□彭学明



 彭学明:中国作家协会原创联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第九、十届人大代表。主要代表作:长篇纪实散文《娘》、长篇小说《爹》、散文集《我的湘西》《祖先歌舞》、报告文学《人间正是艳阳天》等,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国年度好书奖、中国图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人民文学》奖、郭沫若文学艺术奖等,多篇作品被收录进大、中学语文教材、中高考试题,并译成英、法、俄、日、阿拉伯、匈牙利、哈萨克、意大利等文字在十多个国家出版。



彭南科制作龙凤蜡烛的塑形过程。

 此行,我是去拜访彭南科和南科院子的。拜访一个民间的非遗手艺人,我是第一次。

 天空飘着蒙蒙细雨。此时的细雨来得正好。干裂了一个冬天,又干裂了一个春天,在夏天快要来到时,从湘西到长沙都下起了一场细雨。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是报春的雨。这场雨后,春天的嫩芽在夏天还会发出新芽,春天的嫩绿还会在夏天长出油绿,湘西、湖南、整个南方,永远都是崭新的绿了。

 其实,南方没有一天不是绿的。春天的新绿嫩绿,夏天的碧绿油绿,秋天的翠绿黛绿,冬天的苍绿墨绿,都在一场细雨中洗成清新的绿、清爽的绿和清亮的绿。

 南科的院子就在这一片崭新而清嫩的绿色里。雨洗后的院子,到处是湿漉漉的,清亮的水滴和雨滴,还挂在屋檐,蹲在叶面、依在草尖、藏在花蕊里。

 在岳麓山的余脉里,这个南科院子,像极了南科本人,质朴得不能再质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七八栋相差无几的砖瓦房,随着山势,四散分布,错落有序,青砖的墙,黑瓦的顶,木质的门,青石板铺就的坪场。每栋房屋,都重新进行了穿衣戴帽,有的正前方加了木质的门头,飞檐翘角。有的搭了一个厢房,古色古香。有的则做了一个楼廊,安上吊脚,成了吊脚楼的模样。这本是几栋被废弃的房子,经过南科的一番精心打扮,有了村舍的模样、民风的气息和浓浓的烟火、市井的滋味。

 南科在跟他的团队开会讨论脚本。我正好可以一个人看看房屋以外的东西。

 我首先看到了三孔窑。然后看到一个圆形的石头染缸,一个方形的石头水槽,一个推磨、一个碓码和一个靠在墙根的晾晒架,还有竹篾、簸箕、蓑衣、锯子、刨子、织机等工具。这些琳琅满目的器具和工具,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与伙伴,默默无语地记录着他与非遗相撞的每个时刻和每个纪年。

 现在的三口窑里,尽管没有熊熊炉火和泥陶,但一想到他的抖音视频,我就一样看到他的手指抚过匡钵里待烧的铜官素坯时,指腹的茧痕与宋代匠人留在古窑址上的指纹交叉重叠;看到他俯身查看火候时,后颈的银丝在晨光中微微发亮。当然,也看到他遍访全国各地龙窑时,几千年的窑火把他的脸颊映照得红光发亮,手里捏着的半枚八百年前的龟毫盏残片,给他传递着大师烧制陶器的气息和密码,变成他靠近大师的护身符和通行证。他从窑里小心翼翼捧出的每一件陶瓷陶器,是他捧出的每一个王朝、帝国和江山。

 那个窑有一条条纹路的石头染缸旁,我仿佛看见南科用铜勺和竹筒搅动一池靛蓝,靛蓝卷起的漩涡,浮起海洋般的深邃和幽蓝。草的颜色,草的气息和草的芬芳,都在染布上绽放出新的颜色和花样。当那沉重而耀眼的靛蓝染布从染缸里挑起来时,他挑起的,仿佛一个浩渺的洞庭湖和一个无边际的太平洋。当一条条染布在河里漂洗时,河里流动的是染布翻腾起的一道道幽蓝的波浪、一条条深蓝的小溪。此刻,檐下悬挂的一条条蓝印花布,正在风里舒展飘飞,恍若条条春水,奔向大江大海。不用朱砂,不用徽墨,更不用胭脂,湘西蓝染的蓼蓝,就是一粒文明的孢子,可以印染无数壮美的山河。

 那个碓码,我再熟悉不过了,仿佛从我家搬来的。小时候,我家也有这样一个碓码。碓码槽是一个开口约50厘米宽、50厘米深的石槽,上大小小,溜光发亮。碓码身是木头制的,有两个大碗口粗,足有三米长。碓码身横着架在两边凹槽里,最上端开有一个孔,从孔里竖着安上一根粗壮的圆木棍,棍的底端包上一坨铁或者一坨石头作为碓嘴。最下端则是一块木制的踏板。春碓时,把稻谷、玉米、麦子放在石槽里,脚踩踏板,码身抬起、落下,循环往复,碓嘴就把稻谷、玉米和麦子之类捣碎成我们想要的模样。如果有人帮忙,就一人在碓尾春碓,一人在碓头翻搅要春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帮忙,就自己拿着一根带勾的长竹棍,一边春碓一边翻搅。跟我小时候春碓生活不同的是,我春的是谷物,南科春的文明。

 碓码在我这里只是生活,在南科那里却是文化。他一春一翻,胭脂从碓码里出来了,胭脂的颜色,正如湘西的杜鹃在娇艳地绽放。一春一搅,徽墨从碓码里出来了,徽墨的墨香,好比蜜罐里打翻了蜜香。再一春一翻,宣纸从碓码里出来了,青烟在纸面洇开的湿度,恰是湘西雨季空气的含水量。再一春一搅,阿胶从碓码里出来了,阿胶的甜蜜,像是红糖的糖浆。碓码,就像他的百宝箱,能够变出无数的戏法和宝藏。